

◆ 流年碎影

红薯飘香

朱腊梅

到了挖红薯的时节，择几个接连晴朗的日子，父亲扛着钉耙，母亲挑着箩筐，里面放着把镰刀，我拎着小竹筐蹦蹦跳跳跟在后面，往红薯地去。

蓝天下，母亲挥刀割下一堆堆红薯藤。一垄垄地埂被鼓胀胀的红薯撑开一条条缝，父亲抡起钉耙，带着新鲜泥土味的红薯从土地跃出来，一个个圆滚滚、红通通的，一会儿就堆了好几堆。我扯过几根红薯藤，捆扎个简易的蒲团往地上一扔，坐在上面，拿起一个个红薯，捋掉上面的泥土，揪掉两头的根须，再放进手边的小竹篮。小篮子满了，再倒进大箩筐。

红薯挑回了家。地里割下来的红薯藤，母亲再用红薯藤一捆捆地捆好。我再几捆几捆地往家搬。红薯藤踩碎晒干后是喂猪的好饲料。红薯藤还用来喂牛，不需要切碎，路过牛圈，我就丢两捆给老牛，然后趴在横栏上看老牛摇头晃脑慢慢咀嚼的样子，心里有些小欢喜。

收回家的红薯，一小部分放瘪谷壳里保存，留待冬天时烤着吃、过年熬糖稀做米糖，也在来年的春天做种子，其余的趁着好天气磨粉，做山芋角子、粉丝。

那些天，整个村庄都弥漫着甜甜的红薯香，满脸笑容的人们互相打着招呼时再也不是老套的“吃了吗”，而是“今年收了不少红薯吧”“明天去村上轧红薯吗”“洗粉的木桶可能借我用”……

母亲起了个大早，把头天洗净的红薯用大锅焖上。我在一阵香甜的气息中醒来，顾不上洗脸刷牙，就跑到灶上掀开锅盖拿起一根，急不可耐地咬上一口，真是又甜又粉又糯。父亲把刚起锅的红薯装了大半水桶拎到门前，拿起早就洗净的拨火棍用力捣了起来，捣得满头大汗，直到一桶红薯成了粘稠的糊才歇手。母亲再用一块干净的厚布盖好桶口，趁着山芋糊还热乎，在搭好的台子上做起了一个个薄薄、圆圆的山芋饼，摊放在簸箕里晒，等几乎没了水分，才用剪刀先剪成一条条宽一寸左右的条子，再斜剪成一个个长宽约一寸的菱形状，妥善收好，年货里就有了香脆的山芋角子了。

洗红薯粉更是个麻烦活。洗净的红薯用板车拉到大队里的机子上轧成红薯渣，拉回来后布袋子一遍遍加水洗，洗出来的水放大木桶里沉淀（家家户户门前都摆着一溜这样的大木桶，很是壮观）。沉淀一天一夜，再倒掉上层的清水，桶底下就是厚厚的一屋红薯粉了，雪白雪白的，像天上的云朵。铲出这些粉，暴晒几个日头，就可以收藏起来，留着打山芋粉丝、做山芋圆子。

冬闲了，我们去山上放牛，出门前从窖子的瘪谷壳里掏出两个红薯带上。北风吹呀吹，牛在山坡上吃草，我们挖一个洞，拾来枯枝，埋上红薯。半个时辰后，啃着香喷喷的烤红薯，像是做着皇帝。

北风还在吹。就要过年了，该取出窖里的红薯熬糖了。每个村子里总有一两个会熬糖的人无偿地为大家熬糖。我父亲也是“义工”，年年腊月丢下白家的事，帮人家写春联，从东家写到西家。糖稀熬好了，对联写好了，年就到了。



秋水 李逸波 摄

◆ 安庆地理

临湖而居

刘萍

天柱山脚下的潜山市有个雪湖。这个名字由来已久。我有幸临湖而居近廿十载，居家雪湖路，见证了它的风物变迁、四季轮回。它的一草一木与鸟语花香，于我，仿佛一首婉约的诗。

往昔一十七载，我常常在春夏之交的周末携子将雏绕雪湖一周，或曰帮小子们寻找日记灵感。雪湖四周青葱一片，高高低低的参天大树枝枝蔓蔓齐齐垂下，轻轻舔着那一汪碧绿如巨大翡翠般的湖水，乃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真实写照。雪湖周围大小湖汊交错，龙虾于水底或卧或爬，让人好奇而兴奋。吾等欣然将自制的小小钓竿系上鱼饵轻轻甩入水中，引诱这遍布湖底的有些许呆笨的大小龙虾。每人可同时看护三四支甚或五六支钓竿，在湖埂边来回穿梭，两三分钟，呼拉拉往上一拉，极少挂空。虾子一个个张牙舞爪，满地横行，雏子们手舞足蹈、乐不可支，不到半日便是半桶。中午锅碗瓢盆交响，油焖大虾即成，既享饕餮大餐，小子们再不用抓耳挠腮，每周一篇日记的任务片刻完成。钓龙虾之乐多年上演，成了我家难忘回忆。

雪湖以遍植白荷著称，方圆十里荷香，遐迩闻名。我喜欢在满月的夏秋之夜绕雪湖边上独自走走，享用那无边的月色与荷香。一轮皓月当空，银光四泄，整个雪湖如梦似幻，似笼着一层薄薄的轻纱，婷婷

袅袅的荷叶铺满池塘，千朵万朵白荷高低错落，皎洁而迷离。环湖四周的参天古树影影绰绰，浓淡相宜，远远望去宛如一幅巨大的泼墨山水画，偌大的湖面有如碎银撒落，粼粼波光闪烁，水天一色。荷香悠悠扑鼻，或浓或淡，我独自绕着天宁寨脚下、鱼种场四周，久久踟蹰徘徊，竟沉醉不知归路。

大雪之时，白茫茫的雪湖一望无垠，树木、池塘、菜地、农田统统隐去，万物静止。一个人走在深雪地里，脚下嚓嚓有声，宛如步入一个冰清玉洁的童话世界，而我似乎也成童话中的小人。

一年四季，在雪湖之畔观鸟亦是一大美事，徜徉湖边，荷花深处不时鸥鹭惊起，野鸭成群嬉戏；信步走在通往四中的林荫道上，常见松鼠在枝头跳跃左右出没，那机灵劲儿惹人爱怜；斑鸠、白头翁、画眉，以及叫不出名的鸟儿随处可见，幸运时或许还能撞见戴胜，那头戴王冠、霸气十足的模样着实让人心旌摇曳。两年前雪湖路动迁之际，家中阳台花盆里的一对珠颈斑鸠正每日咕咕叫着，做着五彩斑斓的梦，两个月后，一只雏鸟已长成，抖抖羽毛扑扑翅膀也能近距离低飞了。我家房子动迁的时刻到了，这一家三口似乎知道时间表，悄悄飞走，不知它们是不是飞到我钟爱的雪湖。

◆ 凡人手记

静待花开

汪沛

三月初的一天，金丝绒一样的阳光透过窗玻，射到茶几上，茶几上的一盆绿萝沐浴着春阳，绿得发亮。我忽然想育水仙，急忙打开淘宝，看到卖家水仙开花后的照片，立马下了单，网购了两颗水仙种球，期待它们在学校“后花园”里也能绽放出一片绚烂。

很快，水仙种子就到了。小心翼翼地打开层层包裹，两个表皮干瘪、类似被风干很久的“洋葱”出现在眼前。我不由得有些怀疑：这东西能开花？

但我还是给它们分别安了家。找来一瓶一盆，瓶里盛清水，一颗水仙球坐在水上，与水相依；一颗半埋盆中，与土相偎。能否生根存活，就看它们自己的造化了。

清明过后，土里的冒了尖，嫩绿的叶芽从球芯中硬挤出来，直愣愣地冲天而绿，稚嫩，却充满力量；水里的那颗则顺着种球底部伸出了几根根须，根须如同细白的“大长腿”，瓶底很深，可以让“大长腿”肆意生长。可水仙球表皮还是干得随手都可以一层层揭下，不过，它们好歹给了我一个开花的希望。

就在我等着它们茁壮成长的时时候，五月滑过了，它们的生长却停滞了，两棵探头伸腿的苗好像被人点了穴，定格了。暑假两个月，它们几乎没见到我人影，瓶中自然不剩一滴水，“大长腿”干成了滚过泥的麻线，提前宣告退场。土里的那颗先前探出的脑袋不见了，只剩下干球躺在盆里。

只因不占地方，盆里的这颗球一直得以在校区茶水间的角落里待着，每天进出的我们早已忘记了它的存在。但就在前几天的一个不经意间，我瞥见那个数月没被浇过水的球似乎有了异样。

没错，它饱满了一些。我重新端起盆，发现它已伸展出了“胳膊”，好像小娃娃睡醒后伸着懒腰和这个世界打着招呼。看着它的生命力又一次由内向外勃发，我突然莫名地有些兴奋，开花的希望也重新被点燃。

或许每个生命个体都有被激活的潜力，如同我们每天呵护培育的孩子一样。每种花都有着各自盛开的季节，有的迎春绽放，有的临暑而开，有的艳丽于寒秋，有的芬芳在隆冬。在面对不同的个体时，每个“园丁”都不该用固有的标准去要求不同的花，而该在花期未到时，尽力提供所需养分，别轻言放弃，把时间留给它们，无论春夏，只是耐心地静待花开。

这次，我正信心百倍地静候那一株水仙绽开花朵。

